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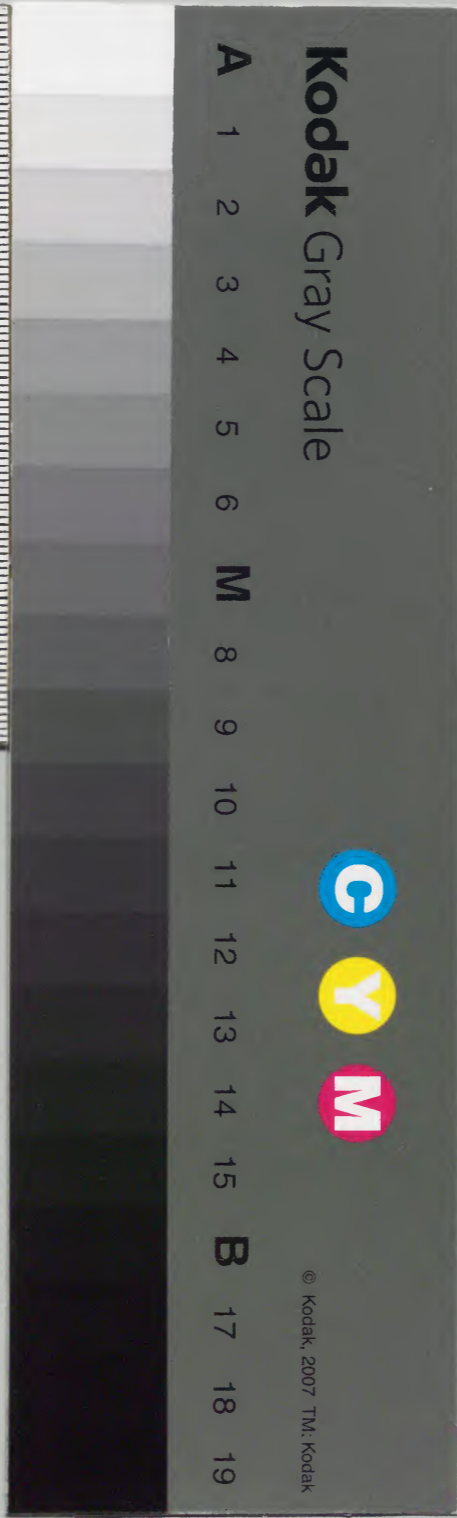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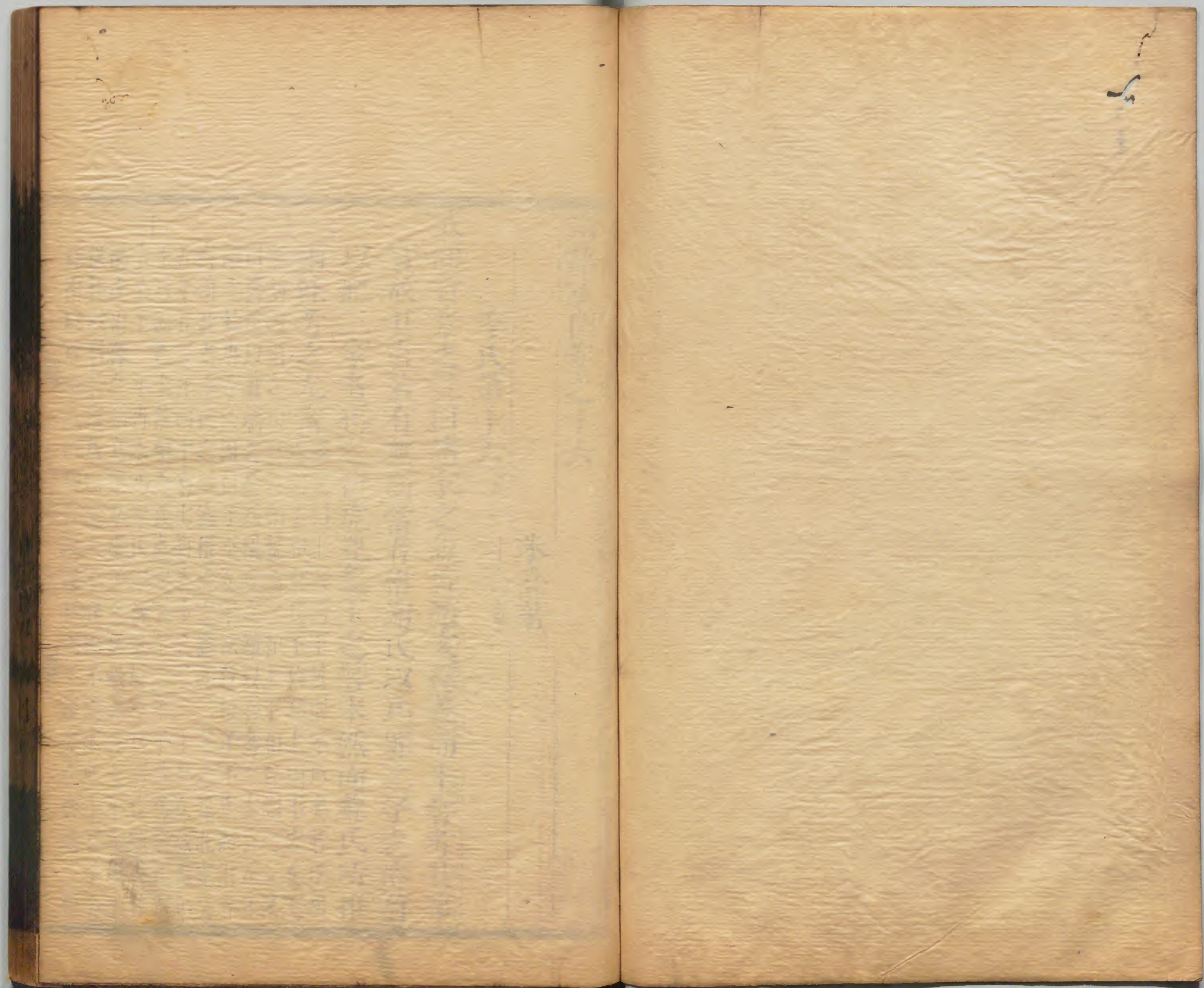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書
			六	門
二	一	五	一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函	六		
二	一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1	
冊數	20 (7)		
函號	298	274	

論語或問十六之二
子思子或問一之六





論語或問卷之十六

朱熹著

季氏第十六 凡一十四章

淺草文庫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家之說皆隨文釋義而未嘗考其事

實故其言若有無所當者惟謝氏以為罪二子之瘠魯

以肥三家者得之但虎兇龜王之譬未然而蘇氏所推

兩條考之尤密蘇氏曰上富而下貧則不均矣君臣相

無相通謂之均君臣相視謂之和上下相保謂之安矣有

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

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

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再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

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顛夷非

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

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

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

論語或問卷之十六

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但均無貧安無傾遠人不服等說亦為不然耳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眾少矣憂寡而求眾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

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曰然則諸說雖不當其事實其得失亦有可論者乎曰范氏所謂至誠前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過矣孔子之言乃據其事之已然者言之豈前知之謂哉其曰疑冉求教季氏者亦非也求相季氏而以其家事來問此其與謀必矣何疑之有其引億不信者尤無謂也呂氏之云乃為季氏畫策以傾魯者其考之亦太不詳矣且季氏臣也魯公君也等富若何而可等耶若曰初不指是而為言亦未知其若何而為等也楊氏真以冉有之所以為之辭者為季氏之本謀而不察乎夫子之所以辨而詰之也侯氏器識窄狹之云似以為季氏之慮不能及顓臾而但在蕭牆之內其於文義愈疎濶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世數之說呂謝楊尹得之而呂楊又兼理勢而言語尤完備范氏以爲天子十世失其天下諸侯五世失其國大夫三世失其家則於文勢有所不通而又於後章強牽其說以附合之其亦誤矣庶人不議之說唯呂氏得之范氏蓋有所避而迂其說意則善矣而非經之本旨也楊氏之說過高而不實尹說又蒙上句而爲言恐亦不必然也呂謝尹說併在後章

或問三章之說曰范氏之失其大意前已辨之矣其世數之說亦非也祿去公室則政不及於大夫將何之耶蓋牽於前諸侯五世而失其國之說故併與此而失之耳曰蘇氏如何蘇氏曰或謂田常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曰蘇氏如何之言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苟有其德雖湯武以諸侯用天子之事猶可若田常三晉雖不曰不足言然其所以有國者豈徒然哉非季氏之比也

然也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况田常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娃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或問三友之說曰張子尹氏得之謝說善矣然猶其論子

貢問仁之意也曰然則此章之旨其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也

或問樂節禮樂之說曰諸說皆以爲以禮節樂以樂節禮而不使流離相勝其說美矣然以下文二句例推之則此句未應遽至如是之密也范氏以爲動必以禮樂爲節雖與諸說不同然亦未免於太重而文勢又不順亦不能使人無疑也惟呂氏說爲近之而復有所未盡故竊獨以爲此但爲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曰樂道人善之說奈何曰夫子之言以其有益乎已也諸說皆以益於人言之失其旨矣惟呂氏爲小異然亦非經之本意也曰然則三者之爲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損者之樂則范氏得之矣曰然則其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也

或問三愆之說曰范氏之說善矣然各有所偏兼而用之

可也不然則或無以節乎內或無以齊乎外而不免於愆矣呂楊說過之此章所戒以其理察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誥人之意也未見顏色而言亦失言耳未見其所謂失人者侯氏愆字之義亦非是愆謂過失之過固皆過也但便以過失之過爲過不及之過則不可

或問三戒之說曰程子盡矣范氏亦爲得之但所引舜曾子事其意有未盡者舜之血氣雖衰然其志節則未嘗衰也故薦禹於天而不以天下私厚其不肖之子與常人之衰而貪得者異矣若夫曾子之將死至於不可以變必舉扶而後能起則其血氣之衰亦甚矣但其言如此則其志氣之不衰可知若但如其所言而已則是謂

舜不如曾子也而可乎呂謝尹說亦善但老而戒得之說呂不如楊而楊氏至大至剛以下則務爲過高而非此章之意也侯氏所謂制事制心終日兢兢者是乃所以爲戒也非成德也無終日之間違仁者成德也非戒也乃反置之其亦不精之甚矣

或問三畏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次尹氏得之然大人聖言亦天命之所當畏也他說語意皆疎如天命之說范謝以爲天賦厚薄之分者非是呂氏吾命之云似亦未當蓋稟之在我則謂之性而不曰命矣大人之說范呂以位言謝楊以德言皆失之偏合之而後備耳凡此數者

下有闕文

或問氣質之說曰程子言之已詳亦具於後篇矣曰其所

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習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美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曰諸說如何

曰范氏之說亦善此與中庸本文之意雖非專爲勸戒而發然其語意上下之勢似亦有此理者謝氏所謂人皆有聖質者亦非也若以資質而論則此章正論其所稟之不齊而非謂其皆有聖質若以性之理而言則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同源之性也又謂聖愚之分特在念不念敏不敏耳夫生而知之者豈其氣稟初不異於衆人特以念與敏而得爲聖人耶又謂困而學者勉強以求復其初夫學者固求以復其初也然以上文考之所知者殆爲知此義理而已未遽及乎復其初之事也不止於疎而已也

或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

下有闕文

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閑時不

息量義理則臨事而息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
殼直至有事方息閒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
句足矣聖人說千千萬萬在這裏何用事事雖先理會
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
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
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
然隨其所當息而息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
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
息而息之矣此有關文亦善張敬夫曰見善如不及好
惡不仁之誠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
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
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

或問陳亢之問曰程子楊氏得之范氏以為興於詩故可

以言者於文義殊不切而其他說則善謝氏詩禮之說
各得其一偏若曰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
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遺矣蘇氏之說亦善
蘇氏曰不學詩而言則其
言皆直情無禮義之文也侯氏之說愚所聞於師者近
之但不如是之放肆而慢者耳蓋曰陳亢實以私已之
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問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
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
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
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
云爾此意雖與侯說有相近者然其氣象則不同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此當如吳氏說諸家皆以正名為言過
矣當時邦君之妻稱號未嘗不正唯侯氏妾母之說為

論語或問卷之十六
近之然又安知此必為孔子之言耶

論語或問卷之十六

論語或問卷之十七

朱熹著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尹氏以為夫子孫辭避禍謝楊氏以為非苟然諾而無所詘若是不同何也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詘也四家之說各以其一意明之固若有異然實則無不同也曰范尹氏皆以夫子之不絕陽貨也諒乎曰是蓋本程子之說程子之

說不見於他書而獨載於范氏之說豈其所親聞而識之與然程范因聖人之不避陽貨而發則可尹氏乃以夫子本無絕貨之意而貨疑其如此然則欲見而不見往拜而闕亡又何為哉曰他說如何曰楊氏以不避陽貨為使知所以闕亡者恐聖人無此意而亦不必如此然後彼知我闕亡也然其辨楊雄之語則當矣侯氏以吾將仕為仕在我者亦非蓋與人言而及已事無不曰吾者何獨此為權在我耶此外則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為諛身以伸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龜勉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問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

或問二章之說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故程子以來為說如此呂氏蓋祖其說而語意有不完者若范尹則失之矣夫既曰善至矣而又何以相近言也謝氏說在後語

意亦放此曰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
詳矣曰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
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
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
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
相近而終則遠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備矣曰然則上知下愚之品不同
如此則可謂相近耶曰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
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
殊而此爲甚遠爾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
耶曰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
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

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
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
之則曰以其不肖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
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
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
稟賦甚異而不肖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若
諸家之說張子范謝氏皆以爲習旣相遠而後不移蓋
皆失之至尹氏以才分暴棄而言則固同於程子之說
然又曰非得於有生之初則又雜取謝氏之言而同乎
張范之意矣二說不容相入不知其何以合之也曰游
氏之說如何曰其論聖賢言性之不同曰有探其本者
是矣其曰有姑據人所見而言而以性習遠近惻隱之

心之類當之則非也性之相近以氣質之不同也惻隱之心性之感而發於情者也二者既不同矣然聖賢亦曷嘗姑據人所見而指是爲性哉若曰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老佛之言而分道與善性爲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飲食渴飲者爲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專用佛老作用是性之言爲主矣是雖欲極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爲性者反滯於精神魂魄之間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學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謂托於物而生者是又以爲先有是物而性托之以生如釋氏

受胎奪陰之說也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以成性爲人之所爲也其說亦皆誤矣曰楊氏之說如何曰其大意則善矣然殊不發明所以不移之意而專以可移爲言亦疎矣其一又曰從彥者其門人羅公仲素也所引天地之性人爲貴者得之矣而楊氏所以告之者是以張子之言爲未至特以其有益於學者而存之耳然與上文不可輕議之說不同恐記錄之或誤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范尹氏得之但范氏所謂觀子游之對者恐無此意而尹氏以爲夫子真笑子游而不知其爲戲也曰諸說如何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

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今呂氏
以爲孔子笑子游施小而效微爲未當則是禮樂者尤
不可用於修身齊家而必施之於天下然後爲當也豈
聖人之意哉又以辨之則反惑不辨則無害而徒受以
爲戲則亦皆出於較計之私而非聖人動容周旋中禮
之事也謝氏之失蓋亦類此而不至若此之甚但其曰
好惡與人同若以孔子爲惡子游之爲者爲不可曉而
君子小人之云恐亦非文意也楊氏又以筦爾爲喜聞
絃歌而以牛刀喻子游之才其意亦善但果如此則子
游之對似全不領略夫子之言者其說亦不通矣

或問五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但東周當從舊註及張
子說其頗未盡者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

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
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
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謝氏之失則張
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謝氏之失則張
敬夫辨之矣張敬夫曰弗擾不稟命於君而叛其大夫
爾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篡奪
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耶尹氏辟咎之
說雖易象有之然非所以論孔子范氏忠信篤敬之說
亦然已論之於第九篇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曰一恭而仁道盡者似亦
大快恐其記錄之或差也蓋以恭爲得求仁之大本則
可以爲盡仁道則未可不侮亦謂不侮人耳范氏之說
恐未然也又謂信則不疑人任其事亦非是其曰子張
未能守也故告之以五者尤非聖人救偏藥病之意也
謝氏以行五者爲所以爲仁是也而遽以五者之效爲

仁之發則亦大急而無序矣至於楊氏之說則又子貢博施濟衆之論也士有居環堵之室而足迹未嘗出於鄉閭者則又若何而得仁乎侯尹以五者爲仁之屬則有非其類者若曰以包四者而言則又豈止於此五者耶侯氏又以爲聖人之仁則失之益甚此夫子所以告子張者豈聖人之事哉其好爲高說而不顧文理類如此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但匏瓜不食之義恐未安而示人以跡之說則已論於第五篇矣楊說亦佳其論子路尊其所聞之說爲尤善尹氏蓋祖程說而所謂不絕人者尤得程子所未發也張子說於文義事理皆所未安范氏歸潔其身之云非所以語聖人張敬夫推

明楊氏之說其意亦善

張敬夫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敢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侯氏皆以爲真有六德而不知學故至於蔽以程子之言觀之其失可見謝氏以六者似是而非故有蔽則與范侯說正相反矣而非也蓋本其好之之心非好夫六者之僞也但以其不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域耳今日似是而非故有蔽則是所謂蔽者又在於愚亂賊絞蕩狂之外也其所謂明善者則獨爲得之

或問九章之說曰可以興諸說皆得而程子謝氏尤善可以觀則諸說皆未安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

論詩四
卷十七
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而張子以爲觀衆人之志范氏以爲觀衆人之情呂氏以爲察事變楊氏以爲比物象類有以極天下之蹟皆各得其一偏而謝尹氏以爲無所底滯而閱理自明則是所以可觀者不在於詩而在於學詩之人明理之後也其失遠矣可以羣可以怨諸說皆得之而呂氏疎矣事父事君之說范氏亦疎忠孝固人道之大然詩豈獨爲是而已哉呂氏之意則善然詩於君臣父子之際亦不但如此而已也謝楊尹說則大無發明而亦未有過末句之說則張子呂氏得之程子楊氏之說似已過高詳本文之意恐未及是也

或問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

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叔子之意善矣但不然以下辭若有所不足疑記者之失之也以尹氏所謂欲身修而家齊苟不爲周南召南則猶面牆而立者足之則其義備矣若程伯子則語雜而范氏意寬皆未有見其端的至張子所謂爲二南之事者則似過之惟其以是爲說是以其所謂正牆面者不以爲不明乎治家之道而以爲不通乎治國之事者也其意欲密而所以爲說者反疎矣呂氏之說意亦同此謝氏止乎禮義之說未足以語

二南其曰盡性至命之事則亦過之蓋盡性至命之事固不外此但語之之序則未當遽及此耳豈亦忽二南之近小而必美其言以至於此然後厭於心歟然則與聖人此章之意正相反矣楊氏以不得其門而入為言亦借用他語之過此章正為不能明之於內以達乎外耳豈反欲其自外而入哉此其惡出而喜入之意與前所謂好高而忽下者大略相似恐習於老佛之餘弊也或問禮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者正謂此也詳味而淡體之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曰范尹之言禮也以敬其異乎程子者何也曰程子以禮言禮之體也二氏以人言禮之用也二說雖殊而各有所指但此章之旨則當以程子之說為當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尹之意同謝氏自為一說合而觀之其意乃盡楊氏似范氏而小不同侯氏說賊害者非是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而蘇氏之說亦當蘇氏曰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往而不為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強可以引而進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但其所謂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者未中鄉原之病也呂謝各為一說與眾說異然皆非是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諸說文義皆不明白今詳其意范楊尤不可曉且當置之而論其餘尹氏似以為有德者之

所不取謝氏侯氏似以為自棄其德二者未知其孰是然以二字文勢及上章德字之例觀之則尹氏勝以上下句相求而以上章賊字之例推之則謝侯說似得之而有未盡也蓋以其事言之則固為棄其德矣然不曰棄夫德而曰德之棄蓋德之所以見棄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為德之賊也若如尹氏之說謂其為有德者之所棄則上章德之賊者亦曰為有德者之所賊可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侯謝氏得之而蘇氏亦足以驗其

事實

蘇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關文也鄙夫止於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漢魯之曰但患得之文義自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於亡國也

通不必增字今家語亦作患不得之恐或他論之文耳呂氏以為憚於任事故患得洪氏以為患其得之而不

能當亦皆誤矣彼鄙夫者亦志於得而已矣豈憚於任事而患其不能當耶楊說無病而語意頗疎既曰無所不至則又豈但不能盡忠而已哉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尹氏得之為多范氏矜字之義得之而謂狂者以進取而肆則不切以愚者為率其性則與中庸之所謂者不協矣謝氏矜愚之說則得之而以狂為過中則亦汎而不切蓋狂固過中然行之過中者不止於狂也若以狃而過中則何與於肆哉又以蕩為自恣則蕩之與肆亦無以異矣楊氏不釋肆字之義而因蕩字以見之於理固有所不足至於廉字之說則尤支離矣大抵肆廉直三字皆具美惡二意如廉者則有分辨而失於峭刻耳至於廉而不劇則是大賢以上全德

之事夔之所以爲教皐陶之所以取人不是過也今以不足通物爲廉則不取其有辨之意而大貶又以不劇者當之則又不見其峭刻之病而大褒進退無所據矣愚字之義亦然其直者本但爲不達事理而不爲姦欺耳未見其可強而善也至其爲詐亦但其疾之不美耳所謂愚者初非下愚之愚也安得遽以不移絕之哉此又牽於援引之失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侯氏肆蕩矜字之義得之特其所謂難與並爲仁者爲未切而於愚之直詐亦有未盡蓋以直爲真實不隱則未見其爲疾以詐爲直之反則未見其生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塞侯微巧者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范尹得之而未盡謝氏覆冒之說鑿

矣楊氏則尤不可曉也蓋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正不同而必相害此必然之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唯其實不同而名相似者則害而難知易見之害衆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察也是知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言之其垂戒遠矣今楊氏乃於三者之中無故各分二等以爲有不能爲害者有能爲害者旣於文義事理有所未協而又曰不能爲害者遠之可也必能爲害然後聖人惡之彼旣不能爲害矣而又何以遠爲哉若必其能爲害者而後惡之則吾恐後之有國家者將有日聽鄭聲親利口而曰此未足以亂雅而覆邦也侯氏章首三句亦楊氏之失而所謂似是而非者則得之惜乎其推之有未盡也所

謂足以悅人而易惑於鄭聲利口之害亦切中於事情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謝氏之言至矣學者宜熟讀而淡味之但張子後說非以正解此章之意而其語亦小可疑也曰其曰山河大地之說何也曰釋氏之言此多矣今不知其何指也以上文求之豈亦幻妄之云乎范蜀公有言持國好閉目而坐想大地無寸土蓋信乎其以是爲病矣其曰信是會禪何也曰此亦假借之辭以曉韓公若曰如此則其爲知道而無事乎彼之虛言非真以爲知彼之所謂禪也其卒章數字則疑其闕文誤字而不可曉矣諸說如何曰范氏所謂有言則入於二者莊生之說也以爲夫子未免於有言而方有意

於不言是亦不足以言聖人矣呂氏以爲德孚於人故不言而信者亦非夫子之意若如其說則是孔子以爲德孚於人而欲不言以信之也其廣已而造大如此聖人氣象其必不然矣楊氏以爲子貢能言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得於言說之際蓋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爲之實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爲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待言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爲

說者如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夫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爲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旣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爲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爲不可而其實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爲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必由是說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尋繹遠則乖於天理而流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尹氏謂聖人與天地同德故以是發子貢亦非也夫聖人固與天地同德矣然非自以爲已與天地同德而欲以無言自表也此其爲病又有甚於呂氏者然恐其意不至如是之差特其辭有未達而陷於此耳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其大旨則程子得之矣謝楊各有發明而皆有未盡者蓋禮際不善無所稽考難以指言而以爲不足見者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惟吳氏得之爲多故今集註取其文而頗以謝楊之意足之蓋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却之如此其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洪氏胡氏皆以爲學士喪禮乃此後事聖人蓋不終絕之又與吳氏小異云

或問二十一章諸家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爲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爲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

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
知矣雖非自短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
予爲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
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
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爲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之有
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
也是其存焉則爲仁失之則爲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
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
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爲安則其無愛親之
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爲之
諱而未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爲辭費而不
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爲薄直以

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
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
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於世
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
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
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爲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
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爲之爲不與人爲
僞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
固不與人爲僞矣然不曰不肖者跛而及之乎其曰安
則爲之者乃淡責而痛絕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爲安而
遂爲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
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之自爲禮而

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其引樂正子春之言則似矣而亦未察乎子春之事乃其不用情而過於禮者故悔而思有以俯就之耳若宰予之情則又烏可用而遂短其喪也曰若以宰我之無所不薄為不仁如何曰是亦未知其短喪之已為不仁之甚不待至於無所不薄然後為不仁也豈習於孝弟為仁之本之說而失之與然則諸說孰為得之曰范氏之說為有當於人心矣謝氏特恐賢者過中以上亦然洪氏所謂禮壞樂崩之意亦善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未故夫子推本以告之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鍾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

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

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此章之通義則李氏之說尤

為有功李氏曰宰予於三年之喪自度其有不能免者

又聞期斷之論是以疑而問之故夫子先示之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而後言父母於其子之懷

使知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安與不安固當自有處矣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弟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弟之真情使知其所以

由來但其以懷為懷念之懷則於文義為未當耳推而

合於范謝說之善者使相表裏焉則此章之旨庶乎其

無所遺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李氏說得之諸說真以博義為可

為則失之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范謝尹氏得之而尹氏為尤

善呂氏之意以君子為有德之稱則誤矣若以德言則

豈至於無義而爲亂哉鬻拳兵諫世或有之然亦鮮矣
非聖人之通言也楊氏以君子爲有德位之通稱而釋
二字之義甚善蓋古者不以不肖治賢不以賢事不肖
凡在上者必其賢於所臨所治之人也故後世因以君
子爲有德之稱蓋其義初不異但所施有不同者如此
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其對小人者則
皆以位言之耳其以守約對守義而言於孟子之文義
亦有所未安者爲亂之說亦非也爲亂之名所包甚廣
非必皆後其君者之所爲顧亦牽於援據而至此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稱人之惡在已則長浮淺刻薄之
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
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

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
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胡氏
以下流爲卑穢之人上謂賢於已者然舉凡在已上者
而兼言之則可欲以一說遂廢其餘則偏矣然此兩言
者豈亦以救子貢多言方人之失與勇謂材力強猛果
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爲者也范氏之說於
此二句亦爲得之他則疎矣其以諫爲訕尤害於理訕
之得名正其以不告於上而顯言於衆耳謝氏訕上無
禮似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
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臧耳楊氏之說則善矣侯
氏章首兩句甚善而其下文意若不相屬者若曰但衆
人或蔽於私而失惟聖賢則不失其所惡之正所謂惟

仁者能惡人者也如此則得之矣者字蓋指人而言之
尹氏誤以為在已之事故有二者之別以微為伺察蓋
本洪氏之說古註以微為抄蘇氏以微為僥倖似皆若
不如洪氏之說

或問二十五章之小人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也曰若為
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諸家
說皆失其旨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此無異義但其終也已尹氏似以已字
為重恐非文義侯氏之說尤疎惟楊氏說為庶幾耳謝
說亦未安無聞特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而可惡
焉亦不得為同矣

論語或問卷之十七

論語或問卷之十八

朱熹著

微子第十八

凡一十一章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
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
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
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
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
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
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
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
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

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爲
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
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
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
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
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
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疎矣
三子之仁豈以足以有天下而名之耶呂謝意同而謝
密矣但三子之於仁非但知之而已謝氏之論仁多如
此蓋不可曉或其章首本有知字故其下文如此蓋謂
讀者言之如侯氏之云則可耳游氏所謂仁人之心
惟仁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者似非知仁之言蓋仁者

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
一時之仁也一事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
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蓋始出乎此
而終合乎此耳若如游氏之言則是所謂仁人者與仁
自爲二物人常在此仁在彼而以人往從乎仁也其曰
彼獨以是求仁焉則又甚矣彼夷齊者亦曰不如是則
無以得其心之所安而賊夫德耳豈曰仁在於彼而餓
死以求之哉其論宰我之問則予於本章已辨之矣楊
尹氏則皆得之而尹氏所謂當爲者則當以予前說通
之耳

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
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

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旣三黜遂不去也或
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
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
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
他國也其言泚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
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
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
之目諸說尹氏得之謝說玩世不恭之意亦善重適他
邦以下則非柳下惠之意楊氏以孔子無可無不可爲
近於和亦非也夫無可者近於清無不可者近於和是
以孔子之於夷惠集其大成而時出之豈曰無可無不
可而反獨近於一偏之和歟蓋爲是說者其立心制行
有近於柳下之風者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非以爲亦
若惠之爲也馬援稱漢高祖無可無不可其失夫子之
意亦若此耳楊氏發明一篇之旨則善然亦有疑於牽
合者侯氏和而介者善矣所謂介之量則不可曉豈放
程子清者之量而失之歟若曰和之守其庶幾乎其以
降志辱身爲絕其流亦非也聞之師曰柳下惠之直道
其自知甚審其自信甚篤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若
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豈其自度有未至於斯者歟蓋范
尹之意同張敬夫曰其曰焉往而不三黜則亦幾於不
恭矣此與謝氏意亦相發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尹氏得之矣范氏所論折衷之意

亦善楊氏以景公不能致敬有禮又不能行其言而孔子去則有合於孟子之云矣然以文意考之而參以程子尹氏之說則恐未安也夫季氏之專強僭逼夫子所深惡也又何必以是自處而責人之不我從也耶楊說見下

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爲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爲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爲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

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范氏所引膳肉事亦得其旨

或問五章之說曰此無他說但侯氏似以夙德之衰爲孔子之不見用於時恐不如舊說之善也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尹氏尤詳可熟復也但程子張子誰以易之一句文義微有未安蓋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今日誰可以易之又曰誰宜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爲則皆不主夫子而言又曰如何變易之則又不見誰字之爲何人也楊氏謂夫子爲非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羣爲夫子自辨其不

辟人之辭則失之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於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所謂名不足以累之者非是丈人之名偶不見於經耳何以知其不累於名而固匿之耶所謂扶世立教者亦非是大抵范氏所論聖人之事多如此已辨於前者之章矣謝氏以夏商之衰未有辟世之士但偶不見於聖人之經耳書傳所載固多有之而此篇大旨亦初不在是也又以不知身世之有間爲聖人之無我恐亦未然所謂無我者但爲無彼我之私耳曷嘗誤以我爲人而認人爲我哉而楊氏論子路丈人處尤得其曲折也侯說疎矣曰然則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曰接輿以下數子尹氏以爲皆素隱者而楊氏獨以丈人爲求志而非素隱何也曰無德而隱無故而隱皆素隱也若楊氏之意則丈人者庶其免於無德之隱矣然其知子路之賢而止

之宿乃未嘗一言以及其所求之志也則又安得而逃夫尹氏之譏哉

或問八章之意曰范謝尹氏得之呂氏中慮之說非是楊氏制行相救之辨於此章發之不若其於孟子第十篇首章論之之當而其所以爲說者亦不若彼之詳且明也侯氏以夷齊爲鄰於仁者與所謂求仁得仁者異矣其論無可無不可者則得之

或問何以知亞飯爲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日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諸說則張子謝氏得之程子以爲此數人之去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則未知其爲魯不能用正樂而棄賢耶抑以爲魯樂既正而

黜此人也如前之說則與張子不異如後之說則此篇所記皆潔身遯世之士不應以曠官失職淫樂之矇參於其間也其辭大簡無以考其歸趣是以論而闕之范氏以爲記樂所由廢恐初無此意又謂諫不用而去者亦非也此章之說大抵本無所據但其寬平廣博者取數或多此說所指大偏未有以必其然耳楊氏以爲著之以見周公之澤而通其意於下章則又大偏而近於鑿矣

或問施之爲弛何也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衛綰傳之施易者耳如音移類音弋政反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爲得故程伯子以三句反復

而言恐其意或出此但其辭簡略未有以驗其必然耳
至於呂氏則固明言之但不引二書爲證豈其暗合也
與曰他說如何曰有以施爲施與之施者言不私其親
暱也然考之於經未見不私之文則疑於不通有無而
愬然無恩者有以謂無失其爲親者則似呂氏之說矣
然其旨不分明則未知其果以何爲說也有以施爲施
報往來之意者則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
於望報而不在於施今不責其望報而徒曰不施恐文
勢之輕重不因如此也是皆不考於釋文之過也又有
謂施爲施刑之施而引左傳晉施刑侯漢書成帝欲施
諸舅之語爲證以爲考之於書魯公氣象頗傷嚴急故
周公以此四言者戒之其意美矣然施字之說則恐過
淡君子所以爲親親之道豈但當不殺之而已哉至於
四言之序則亦呂氏得之范氏以爲記魯之所由衰者
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論語或問卷之十九

朱熹著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謝氏尤有力范氏語意繁
複蓋不可曉而又以已為止非子張之意楊氏分別成
人與士之別則已支矣曰其可已矣豈不猶首篇之十
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曰可之為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
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此又有不同者讀者所當
辨也

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
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
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

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
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淡察才足以濟衆
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恢恢乎其習中常若有餘
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
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
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
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
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
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
亦安能爲有仁哉程子之言雖若與經文小戾然子張
以天資之美爲言故以執德弘爲主程子以進學之序
爲言故以信道篤爲主也夫旣非其資稟之本然而又
信之不篤則其所守何由積累充擴以至於弘哉范氏
以爲發強剛毅而後能執德則執字之義反重於弘以
有執德然後能信道則於其先後淺深之序又有未得
者謝氏所謂心不廣者最爲近之但范氏所謂不足有
容則鄙詐入之謝氏所謂物莫能勝則若有不切者然
不弘則鄙薄纖巧之心生而是非利害得喪之自外至
者足以奪其所守要熟復而淡體之乃可見其意耳楊
氏所謂大不足以有容侯氏所謂無所容立語旣約而
又不若范氏之下文有可考者故未有以知其所以指
意者或但爲容物之容乎容物固弘之事然於執德字
無所當若以容字指夫所執之德而言則與下句信道
不篤者又不相類恐不得以是爲說也曰焉能爲有仁

論語要略卷十九
之說如何曰楊尹得之但言其人不足為輕重耳其他則張子謝氏為一說范氏侯氏為一說似皆未得其旨也曰尹氏所謂一出入者其於信道不篤不能為有亡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耶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入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

或問三章之說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為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為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

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曰他說如何曰范氏既以為孔子有所與有所拒以合乎子夏之言而又稱其見互鄉不絕原壤以明子張之道廣首尾衡決殊不可曉蓋其所以病子夏者未有以異乎夫子損益之云者是以其語意不屬而無抑揚之力耳謝既以交際當如子張則是凡人皆當如此而又謂非大賢不能則又若非眾人所及者其亦自相矛盾矣楊氏蓋

用程子之說而似以爲二子之言有相爲先後之意則非當日之本意矣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范楊之說蓋本於此若謝氏初意蓋亦謂此而其後乃以莊老釋氏當之則其說將有自矛盾而不可通者矣蓋曰坦途之支別則非異端之謂謂之異端則其所可觀者非真可觀亦不待致遠而已不可行矣豈可謂其皆坦途之支別而可

由乎侯氏之失近亦類此尹氏雖不明言小道之爲異端然曰足以惑人則猶謝氏之意也

或問五章之說曰尹氏最爲得之范氏之云則於彼此先後之序兩失之矣且以知所亡爲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爲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則可見其得失也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體常盡變爲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耳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夫日用不窮者雖因於應變然其理則初未嘗不素定也不得爲所亡不離大體固所謂體常然非人之智力所及也不得爲所能又曰

非爲人者能之則是凡讀書者皆爲人之學也此蓋懲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推之過於其分不察乎所謂爲已爲人者蓋以其心而言耳楊侯氏日益之云以之言日知所亡則可而於無忘所能則有所未盡也楊氏又以習察爲言與此殊不相似疑其意以日知所亡爲習以無忘所能爲察也若是則於彼此文義之間皆有所不通矣

或問六章之說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兩程子所謂近息其義亦若有不同者奈何曰是亦如其前說之殊也伯子之意蓋曰息之以不遠

乎已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息之有序爲近也伯子之言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息默造爲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是則二子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

亦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履踐之實事而告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四者之分泛而不切謝氏心不外馳者得之而以博學爲成吾切問近思之理則失之矣蓋四者之序如此若曰切問近思所以成吾博學之功則可矣今方博學則又何以預成乎後日之切問近思哉是蓋惑於博學爲非心不外馳之事而又懲乎玩物喪志之言故曲爲之說如此且獨不聞孟子張子之言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觀此二言則玩物喪志心不外馳二說之疑可釋然矣楊氏爲仁由己尹氏成吾之仁似皆以爲吾之所以講學者爲已有意於求仁非此章之旨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范楊以學爲重謝尹以致道爲重亦各有理然必合而觀之其義始備耳謝氏以學不能致道爲工不信度之比則非也蓋信度在作器之前而致道在爲學之後其取譬亦不精矣又以二者皆爲逸居而無所事亦非也工不信度正謂有事而無法學不致道則爲有事而不要其成耳豈無所事之謂哉侯氏之說亦踈蓋學固所以琢磨其所未中然以琢磨未中爲盡乎學則不可中固所以形道然以中爲盡乎道則不可况本文初無是語而必強加之乎

或問八章之說曰范氏引證甚善謝侯說亦爲得之但亦

互有得失蓋謝氏深得小人之情而所謂昔過今非者殊無悔懼愧恥之意似亦大輕易矣侯說善發君子之意而所謂恥過作非者亦爲未盡必文之事也合而觀之則庶乎兩得矣楊說文意有未盡善者若曰君子自訟故能改過則可今以改過先自訟則倒置矣恥過亦衆人之常情但君子恥而改之小人恥而文之則不同矣今專以恥過爲小人之事亦未安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非禮勿言者蓋曰不言云爾而傳者失之以囁嚅形厲之反尤爲明白所謂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然耳樊於期事非理之所得言者蓋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非以爲理之當言也其曰孔子全之者蓋以孔子明之而或者因以爲子夏之

言正爲孔子發也諸說唯楊謝尹爲得之范氏蓋本程子之說而自敬義以下則其附益之贅也以儼然爲直內則言厲者獨不由直內而出乎以言厲爲方外則儼然者獨非方外之事乎以不孤爲溫則尤無所當豈以孤爲孤特之孤乎其亦誤矣謝氏第二說但以言不輕發爲厲蓋本程子之說然不決於理而徒務於不言似亦未盡其意也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楊尹氏皆專以信爲在已謝氏專以信爲在人以文勢推之恐皆未盡唯范氏爲有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謝氏所引量而後入者恐亦非禮記之本旨也曰然則盤庚之遷比干之諫奈何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

謂權者不可以執一論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之說又相因而爲支耳謝氏以未至於聖爲言正與張子相反若然則出入乃其自恕而不能勉者而非子夏之所可矣范尹之說亦有此病然謝氏學者貴知大體以下則善而楊氏爲得程子之意耳

或問十二章之說程子所謂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灑埽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埽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

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卽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曰其曰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曰佛氏以有言有說爲二而以默然無言爲不二法門亦曰有以契夫理之全體云爾然此亦爲世之習乎彼者言之因以彼之言形此之理爾非以爲此之理卽彼之言也蓋吾之所謂灑埽應對者其理則一而是非當否之間毫釐有不可失者彼之所謂默然者則泯然而無是非善惡

論語下卷下
八
之分焉其不同也亦審矣程伯子語多如此如第十七篇予欲無言之說亦爲夫習於彼者而言之耳今讀者類不淡察信之過者則遂以爲儒釋之歸實無二致不信之甚者則又直詆以爲竊取釋氏之妙以佐吾學之高二者其向背出入之勢雖殊然其爲失旨均矣曰旣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未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一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

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末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其所以然之理也曰舞射以下三

條之說若皆以卽此便爲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爾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曰諸說如何曰張子先傳後倦之說求之文義有所不通其所謂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則得之而亦淡中近世學者之失矣范氏於程子爲近但先傳後倦意小不同蓋曰孰有先其可而傳之孰有後其不可而倦教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亦度其可而已此意亦善更審其去取可也謝說則源於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而極其道固上達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爲未遽及夫極其道而上達之意也上達固非師之所能與

然此方論爲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真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則其指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臺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謝氏之說將使學者先獲而後難不安於下學而妄意於上達且謂爲學之道盡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修身齊家之事也其與子夏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常以理無大小而灑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以爲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爲同出於理之自然也謝氏以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者則以爲同出於心之使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當謝氏獨以着心爲言則又如其論顏子克己曾子貴道

之說初不問理之是非而唯吾心之所欲爲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以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爲言而謝氏以爲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爲區別而謝氏乃以爲曲直則一子夏以唯聖人爲有始卒而謝氏則無聖人衆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曰楊氏如何曰楊氏先傳後倦之失同於張子聖人所謂性與天道以下數語雖似嚴密然亦有但知小學而無復大學之病尹氏說則善矣而大小本末皆所以爲道

雖有不同而實無草木之別者數語爲未安似亦未免

謝氏之失也胡氏論游夏之學其意亦善

胡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故

夫子引而進之之術不一味游夏之言子游敏於聞道而脫略於小物施之武城者一也子夏從事小物而後有得施諸小曰蘇氏之說若有未醇者子之取焉何也曰

是其所言於聖門教學次序之意固未爲知之者然吾亦取其有以淡中近世學者之弊而已彼所謂中有以受之者以吾能推之則亦由其序而漸進至於淡洽貫通而自得之之謂耳又子夏所謂焉可誣者專自教者而言而以師生相欺爲說亦其小疵然教者旣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也

或問十三章之言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

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學優則仕呂氏仕優則學之旣得其正意程子仕優呂氏學優得其餘意而范氏有餘而後可以及人楊氏念終始典于學皆以學爲主尤爲得其大意侯氏暇時之說亦善蓋非必謂其沛然充足有以過人也謝氏別爲一意亦過高而失子夏之意矣此所謂學亦學

文之意耳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謝楊之說善矣然所引二言皆不得已而去之意今直以爲致哀而止則將有直情徑行之失其弊將有如棘子成之言者矣其脫略小物之驗於此亦可見也范氏之說則又失之子游之言本爲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耳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爲說則於致字之義爲無所當矣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楊氏以爲過之故未仁詞若有未盡者若過於厚則亦何害其爲仁耶且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爲未仁矣楊氏於其語意之間似亦未盡其曲折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范尹得之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難能之意耳謝氏乃以其不害爲仁其失與楊氏前章之說正相反然謝氏辭不謹嚴其失爲尤甚也而楊氏於此章又以莊而難親爲子張之病似亦未然莊不害於自持非仁之病也以是爲病則夫漫然無廉隅之守使人人皆得狎而易之者又可以爲仁乎二家之論皆出於氣象之偏學者不可不審察也難與並爲仁則謝楊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可輔而爲仁也以文意求之蓋病其疎略簡倨而於己無切憊之益觀感之助耳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爲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且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爲先進亦不應直譏之如此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本爲孟子養生送死之義而發非正以釋此章之意也蓋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教喻人之語也其與孟子養生送死之云所指亦不同矣而楊氏乃引以爲說恐亦未安謝氏所謂必信必誠者其失亦然唯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爲反此也

或問鄧氏十八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

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
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
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
得爲孝哉曰諸說如何曰范呂蓋嫌於元祐之改熙寧
也故不及道其常而遽以變爲正也此雖君子之過然
心一有偏而其不可揜者如此學者亦因可以自警省
矣謝氏之過已論於首篇矣楊侯說則考其事之未詳
而所以爲說亦未免於隱忍遷就之失也蓋其天資簡
靜和厚而憚於改作之煩故其言如此吾已論之於長
府之章矣尹氏之說以之泛論則善矣然於孟莊子之
事則亦考之未詳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氏尹氏得之但尹氏所謂不足喜
者其辭若以爲事小而不足乎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
意正以爲淡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日不足殊不見
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爲說亦非
是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
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
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范謝尹氏得之然三者之中范氏寬
平尹氏畏謹而謝氏少覺粗厲矣呂楊之說則尤恐未
安也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聖賢之貴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
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
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枯亡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

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范楊意亦類此但其說不至如是之甚耳侯尹之說爲善而尹氏尤精約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揜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爲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爲君子之過顯白易見無文飾揜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范氏以爲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范氏於文意不切而氣象平正亦足以見其所存矣楊侯之說則有過之者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

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鄰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大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驚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得之唯聖人豈以難知而自表見云者爲無所當耳張敬夫說亦善

張敬夫曰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他說惟范氏所謂多設不欲

見者恐非文意而謝氏抗激之弊尤非聖賢之心耳大抵謝說多有此意自首篇之旨已如此矣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范楊說皆非是尹氏以益見解多見以文義考之不若古注之訓祇也且字書說本如此其必有所自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張至矣范楊得矣楊氏論不可階而升者甚善而曰顏子亦見其卓爾而已則其知顏子也亦淺矣

論語或問卷之十九

論語或問卷之二十

朱熹著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歷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治歷明時爲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歷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曰以文意考之則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范氏蓋避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歷明時之一端而已哉曰執中之說程子范游楊氏之說不同

如何曰程子備矣蓋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
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
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
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故程
子以事事物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以是
而觀則三家之失亦可見矣游氏自適當其可以下文
與程子之說不異而其取譬復兼言之豈其擇之有未
精者遂合二者而一之與曰四海困窮范氏蓋推孔氏
書傳之意言之子之不從何也曰亦以文考之而知其
不然也蓋以爲戒之之辭則辭意連屬初無間斷空闕
之處若如孔傳之說則困窮之下便言天祿永終初無
丁寧付囑之意若如范氏之說則所謂各得其所者於
書之文初亦未嘗有所見也曰述湯之語諸說不同何
也曰以書考之則張子失之而范說爲得矣但以簡在
帝心爲以其如此故不敢自私則亦失之蓋此亦謂不
敢自私而聽天所命耳曰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之
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克
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然則
范氏亦得之矣曰周親之說如何曰以書文考之當然
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爲周室之親其意亦善但
於書文爲不合耳曰自謹權量以下謝楊之說孰優曰
是亦多相發明者未可以優劣論但民食喪祭謝氏以
爲民之三事爲愈於楊而楊引孟子之意亦佳也寬則

得衆以下二說皆善但楊若以爲信則民任其事者任倚仗也恐失文意而公則說之云則亦過矣民任說見第十七篇第六章公則舉措合於人心而人自說服如管仲奪駢邑者蓋亦近之未有王霸之辨也曰謝氏聖人存心之說如何曰是其詞氣有不和者然於學者亦有益矣但以爲夫子歷叙數聖人之語則不若楊氏以爲記者所載以明二十篇之大旨者爲得也蘇氏疑此章有顛倒失次者恐或有之蘇氏曰此章雜取大禹謨創失次不可復考由此推之論語蓋孔子之遺書簡編絕亂有不可知者如周八士周公語魯公邦君夫人之稱非獨載孔子與弟子之言行也曰謝氏所謂固結民心者似未免乎有爲而爲之者如何曰是其言則誠若有病然其下文所謂道當如此而非違道以干之者足以之自解矣程

子有言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以此觀之則謝氏之言固爲治者所不廢但非所以語聖人耳

或問五美之說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則謝氏得之矣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則胡氏得之矣胡氏曰在人上者大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威而不猛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而何驕之有非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修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他說亦無大可論者但謝氏所謂泰而不驕者則未

見其泰而反不免於驕耳問四惡曰虐也暴也賊也謝
說得之但所謂賊仁者非是有司之說則楊氏爲嘗曾
氏以爲如項羽刻印忍不能予之類張敬夫以爲人
上而爲有司之事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亦皆
得之然張氏之說則唐德宗其當之乎謝氏之說於文
義尤有所不通云曰謝氏之總論奈何曰彼以世俗無
道之政言之固有如是者矣然若此之流蓋已不在可
論之域况言之至於如此則吾之辭氣得無亦有未平
者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言其大旨然矣然以樂天知命
爲通上下而言則有不可曉者蓋通上而言則是聖人
亦知命也而又以爲聖人不須言知命通下而言則是
衆人亦樂天也夫樂天之事豈衆人之所及哉第二說以
聖人言命爲中人以上者設夫中人以上固與上智者
有間然限以中人以上而不通乎下則中人以下者豈
可以其終不及此而棄絕之哉第三說謂有諸已然後
知言則能格物窮理語意倒置亦不可曉蓋以序言則
曰格物窮理然後能知言知言而踐履以實之然後能
有諸已其可也今其言乃如此皆與平日之言不類豈
亦一時議論之間記錄者偶失其真而致此與姑論而
闕之可也范氏所謂知命事天之事者似以命爲天理
之所賦命固天理之所賦也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
而言者吾於公伯寮章已辨之矣縱以此章所謂知命
爲知理則亦知天之事而未及乎事天也又謂知言所

以治人亦非本文之意謝氏知命之說得之至以知禮
爲知理則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耳若推
本言之以爲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厭其所謂禮文之爲
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
履踐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知言之說亦爲
得之但所謂係其所養者則亦近於程子有諸已之謂
者楊氏知命之說其過甚於范氏知禮之說則得之至
於知言之說則又甚矣夫此章所謂知人者亦兼乎古
今賢不肖而言今乃言古而不及今言聖賢而不及乎
愚不肖蓋欲牽夫三句之說而一之又欲專乎內而不
分乎外且必欲卽夫論語之書而爲之說故其失至此
耳尹氏事天之說似范氏動不違於理似謝氏然曰窮
達得喪無所動其心則范氏有所不及謂知禮則不違
於理者亦非便以禮訓理如謝氏之甚也章末數句則
於讀此書者淡有所警不可以不熟察而淡念之也此
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蓋合韓公蘇公之說而爲言耳
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
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爲小人也

論語或問卷之二十